

家谱中所记载的传说

□ 勤道

家谱记载一个家族的历史，但家谱历经岁月侵蚀，由于战争、自然灾害等原因，许多家谱传留不全，特别是十年“文革”，家谱更是经历一场浩劫。好多家谱毁掉了，有关家族的历史记载也丢失了，留下的只是族人们口口相传的记忆。而这些记忆又是不完整的，其真实性如何无法考证，于是成了传说。这些传说大都是讲祖先的由来和家族的奇闻轶事，许多姓氏新修家谱时把这些传说收进谱书之中，形成了家谱中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。这里向读者介绍几例传说：

一、“南迳庄”名称的由来

徐姓是高邮大姓之一，约有31000多人，占全市总人口3.67%，列第六位。徐姓堂号有南州堂、南州蕃礼堂、东海堂、三余堂、丰乐堂等。丰乐堂徐姓主要集中居住在南迳庄（现汤庄镇进村），他们的家谱就记载了“南迳庄”名称由来的传说。

说很早以前，从苏州阊门来了一个姓徐的落户在此，此人力气很大，为人谦和。有一天，他听到庄北两个农户抱怨，说他们买的石碾子上当了，商贩以次充好，重量不够，打场不压秸。后来这个卖石碾子的商贩又来到庄上，这个姓徐的端着饭碗对商贩说：“你的石碾子太轻，磨不压麸。”商贩大笑说：“这石碾子大的五百斤，小的二百斤，你说它轻，你一个人能搬走一只我就分文不取，船上的你全搬走，我放空船滚蛋，讨饭不怪你。”姓徐的问道：“你说话算数？”商贩点头：“算数。”姓徐的跨上船，一手仍端着碗，一手拎起那些石碾子一个个地往岸上摆，最后剩下两个大的石碾，他用牙齿咬住空碗口，两个胳膊窝夹着两只

大石碾搬上了岸。商贩被这大力士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而这个姓徐的上岸后又把先前扔上岸的小石碾子一个个地搬回船上，说：“小的我不要，大的就归我了。”只见他仍然咬着空碗，夹着两个大石碾子往庄北跑去，送给曾被坑害的两户人家。这个庄上人被姓徐的力大谦逊、为人正直的行为所感动，便以“迳”字为庄名。因姓徐的住在南面，就叫“南迳庄”，两个农户住地便叫“北迳庄”。而这个姓徐的就是丰乐堂徐氏始迁祖。

二、“生姓王、死姓徐”的习俗

王姓是我市第一大姓，人口61900多人，占总人口7.32%。王姓堂号有三槐堂、双凤堂、半山堂、白沙堂、思忠堂等。原郭集镇有一支王姓，来自邗江赤岸的王家伙，为思忠堂。思忠堂王氏家族根据历代祖先的遗言，认为他们本姓徐，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代。

在修建家谱时，他们根据堂号去泰州大王村去寻根问祖。从泰州王氏家谱上知道大王村600多户王姓都是徐达的长子徐辉祖的后裔。为什么要把徐姓改为王姓？有两种版本的传说，一说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原居住在苏州昆山县，明代初期，其子孙为了躲避燕王朱棣南下的追杀，举家迁居到泰州西南的大王庄，以大王庄地名中的“王”，改为王姓。还有一说，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，想方设法除掉帮他打天下的开国功臣，以为他儿孙继位扫除障碍、铺平道路，徐达也随时有被杀的可能，为了躲避株连九族，部分家人偷偷逃到外婆家，并跟着外婆改姓王。因为改姓，王氏自立堂号为思忠堂。明成祖朱棣攻进南

京，如果徐辉祖投降朱棣，肯定会尊为国舅（他妹妹嫁给朱棣），但徐辉祖守在祠堂，未去迎接，始终保持一个做臣子的忠诚。后被朱棣削去官职，贬为庶民。到了万历中期，徐辉祖被迫赠太师，谥忠贞。所以后人以“思忠”名其堂号。又因为王姓是由徐姓改姓而来，他们祖上定有一个规矩，在世时姓王，去世后复姓徐，在墓碑上都要刻上“徐某某”，并形成了一种习俗。因为家族迁徙，家谱中断，这一习俗没有传到王家伙，更没有传到郭集。但郭集的思忠堂王氏在修谱时还是记载了这些传说和习俗。

三、“落星坟”的故事

我市送桥镇有一支郝姓家族，为晒腹堂。传说在晋朝时，山西原平市有一个人叫郝隆，字佐治，生性诙谐，年轻时无书不读，有博学之名。有一年七月七日，见富裕人家暴晒绛罗绸缎，他就仰卧太阳下，露出腹部。有人问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郝隆答，我晒我腹中书。“郝隆晒腹”一时广为流传，郝隆的后人就以此故事名其堂号为“晒腹堂”。送桥镇郝氏是在“洪武赶散”时落户该地的，至今已有600多年，始迁祖是郝缙。

《郝氏家谱》载有一个“落星坟”的传说。落星坟在双墩村向阳三桥西南角，是郝氏六世祖郝方侯及妻子胡氏的墓地，这块墓地又叫琵琶地（因地形很像琵琶），每到阴雨天气，周边都能听到这儿发出像琵琶那样的响声，据当时的风水先生说，若干年后郝家后辈子孙要出现三斗三升菜籽官。后来出现了一次天灾，在清嘉庆年间，天降巨星，打断了琵琶的琴弦，从此再也听不到琵琶的声音。该坟墓

也就叫落星坟了。这个巨星其实是个石块（也许是一颗流星陨石），中间还有个圆洞，后来滚到了古河坎。有人说在1993年开发向阳河时，此石块被埋进了向阳河河堤内。

四、“不吃乌鱼”的嘱咐

我市有胡姓人口12400多人，占总人口1.47%，姓氏人口排列第14位，其堂号大都为安定堂，少数为福湘堂。菱塘乡和原郭集镇胡氏家族都属于安定堂，他们都分别新修了家谱。这两部家谱对先祖从什么地方迁入高邮有两种说法，一说是从苏州迁来的，一说是从泰州迁来的，因老谱毁失，无从查考。但对祖先是做什么的，家谱则记载了祖上的传说，胡氏祖先是替朝廷运粮的。说有一次卸粮以后，发现船底有一个漏洞，竟被一条大乌鱼（黑鱼）的尾巴严密地塞住洞口，使皇粮无损。如果不是乌鱼，那么船就可能沉掉，其运粮者必定被治罪。于是胡氏祖先嘱咐子孙，“不吃乌鱼，以报其恩”。如今菱塘、郭集胡氏不是不吃乌鱼，笔者没有做调查，但家谱记载的这一传说，说明他们的祖先曾有过一次化险为夷的经历。

传说是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关于某人或某事的叙述。传说的特点是一个传一个，一代传一代，一般都是较为久远的人或事，有一定的神秘的色彩，有的传说蕴含着某些深刻的道理。传说能够为后世学者研究古代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，也会给人们增添文学创作的素材。从以上四例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家谱中记载的传说对于该姓氏家族来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民间文学，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和教化功能。

难以忘却的记忆

——日军血洗文游台、火烧高庙圩的滔天罪行

12月13日，收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后，激起了我对侵华日军种种残暴罪行的愤恨！近日，翻看原武安乡史志资料，发现里面也记载着日军在邮城郊区血洗文游台、火烧高庙圩的滔天罪行。事情虽已过去七十多年，但那触目惊心的场面，至今让人难以忘怀。

血洗文游台

1939年农历冬月十四日上午8点多钟，十几个日本鬼子由汉奸高某带路，杀气腾腾地从高邮城扑向文游台村。来到头闸口水永才家门前，一个高个子日军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在王家屋上浇汽油，另一个日军点火，王家的三间草房很快烧着了。王家夫妇见自己家房子着火，便奋不顾身地救火。王还没有爬上屋，就被两个日军拦住，用刺刀对他的胸部捅了两刀，当即身亡。王的妻子倪小格子见自己的丈夫被害，带着满腔怒火与日军拼命。未等她走到日军身边，杀她丈夫的两个日军又用刺刀对她的胸部和腹部各捅一刀，顿时，小格子也倒在了血泊中。王的十四岁妹妹王学珍一手搀住三岁的侄子，一手抱住刚半个月的侄儿，哭倒在哥嫂的身旁。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为了斩草除根，还对王的妹妹和两个小孩各捅一刀，使王永才家在半小时内变成家破人亡，三间草房变成一堆泥灰，全家五口全被杀害，血淋淋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门口，鲜血染红了门前的空地。看到这种情景，人们无不感到痛心、义愤！

日军在王家烧杀后，又窜到头闸口河边。见村民李二在河边溺泥，一个八字胡子的日军哦哦哦地用日语对李二讲话，意思是喊李二放他们过河。因李二不懂他们话，船未能及时靠边。日军动怒了，便咬牙切齿地招手要

李二将船靠到岸边，李二才明白。船刚靠岸，那个八字胡子的日军就跳上船，对李二屁股一刀，刀刚拔出，后头一个日军又对李二的胸部捅了一刀，鲜血沿着船板流进舱里，染红了舱里的水，躲在船后舱的李二的八岁儿子见父亲被杀，便大声哭起来。穷凶极恶的日军没有放过这个孩子，同样又对这孩子捅了一刀。父子俩一个人躺在船头，一个趴在船尾，凄惨的场面令人目不忍睹。

日军杀了李二父子俩并没有过河，而是回头对孙庄、双庙、胜利等庄进行了扫荡。他们走到哪里，就烧、杀到哪里。路过孙庄、双庙、胜利等处时，就烧掉孙和文、孙灿文、孙汉章等十户五十九间房屋，杀死孙灿文父子俩和陈连真、姚德奎、李怀宝、居宏照等九人，还开枪打死赵有余家一头耕牛。这一天，文游台村就被日军杀害十六人，烧毁房屋三十二户，一百六十七间。

火烧高庙圩

1940年农历三月初六清晨，天气阴沉，大雾伴着毛毛细雨，齐穗的麦苗挂满了水珠。人们正忙于耕种秧田，准备育秧。突然二十多个日军扛着带刺刀的长枪，气势汹汹地从高邮城来到高庙圩（现高邮镇高谢社区）。他们从高庙圩的朱庄、赵家烧起，一直烧到西边沿河口，又从沿河口向北烧到黄家渡，从黄家渡转过由张庄向东烧到十里尖，又回过头来烧到香沟桥。整个高庙圩内的十里方圆变成了一片火海，不到半天时间，高庙圩十九个村庄被日军烧掉十七个，共烧毁房屋六百三十九间，烧得近七百名群众无家可归，逼得村民有的住猪圈，有的将船翻过来住在船底下，有的携儿带女背井离乡，悲惨的情景让人心酸落泪。然而高庙圩的老百姓都是幸存者，他们记取了文游台村民血的教训，在日军进村前，就一个个地躲到麦田里去了，虽然眼睁睁地看

着日军在放火烧自己的房屋财产，但避免了一场杀身的灾难。

邻村同遭殃

当天下午，日军在火烧高庙圩之后，又穿过香沟桥到凤凰村去进行放火烧杀。他们从凤凰村的居庄开始，路过俞庄、陈庄，一直烧到十里尖，从十里尖向南烧到孙庄、夏庄、郑庄、李庄，转过弯来又向西烧到聂庄。

这一天，凤凰村二十个庄子被日军烧掉十一个，共烧掉房屋五百九十五间，烧得全村鸡犬不宁，烧得一百二十五户群众无家可归。令人愤恨的是，日军在放火烧屋时，还杀害了救火的无辜群众。

俞庄的俞如杰，看到日军放火烧自己的十九间房屋很不忍心，便奋不顾身地上去救火，才露面就被日军连续刺了三刀，使年仅二十七岁的俞如杰当即身亡。

十里尖的铁匠，是个性格刚强的硬汉子，他看到日军在烧自己的三间草房，怒火万丈，拿起铁锤就向日军打去，欲想与敌人拼个死活。日军见他反抗，随即叫来三个日军，前后夹攻，房最终被日军捅了三刀，当即倒在血泊中。

日军回城路过丁庄村，见到聂庄的方恒喜在秧池里耙田，便叫方过去。方无奈地来到田边，一个日军抓住方的衣领恶狠狠的说：“你的良心大大的不好，太君问你的共军有没有。你的不讲，你要刺啦刺啦的。”说着说着，就用刺刀向方的腿部戳了两刀。顿时，方就倒在秧池里，献血染红了秧池的水。这时方心里还明白，心想，自己反正没有命了，便用自己最后一点力气，在田里抓起了一把烂泥，狠狠地向日军砸去，砸得一个日军满脸烂泥。日军见方顽强，更加恼火了，又在方的胸部、臀部连续戳了几刀，可怜的方恒喜就这样被日军戳了八刀而身亡了。日军走后，耙田的老牛低头来向与自己作伴多年的主人默哀…… 梁同全

边服务 边学习 边锻炼

9月20日 多云

到建宇集团挂职锻炼已有两个多月时间。今天是周六，集团公司照常上班。早上到公司第一件事，就是向董事长汇报初级职称的办理情况。八月份的时候，因企业资质急需升级，需要一批助理工程师、技术员证书。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之后，评审会按计划召开。但在发证环节上，一些程序性事项没有周全。经与职称培训机构对接，集团办公室出具了请求发证的申请，我也向人社局相关职能科室详细说明了有关情况，征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，职称证书已经办理到。

作为我市建筑业骨干企业，建宇集团连续两年被省建协评定为全省成长性“百强企业”，连续九年获得扬州市建筑业先进企业称号，在企业文化、品牌建设等方面有着独特之处。为何不将建宇集团在企业文化、品牌建设方面的经验提炼出来，加以宣传呢？到建宇集团以来后，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公司副总陈经理作了沟通并得到了他的肯定。今天，我将撰写好的一篇宣传材料初稿带给他审阅。看了材料之后，他认为我的想法很好，但文章布局还需进一步调整。近几天我还要将文稿再仔细“打磨”，希望能在省级刊物上发表。

下午，公司召开例会，各分公司、项目部负责人作工作汇报，董事长就近期工作进行部署。我深深地感受到，会议交流的议题具体、实在，提出的措施针对性、操作性强，很值得我们年轻同志学习。会后回到办公室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收到一份来自合作单位的项目合同意向书文本传真。这是个具备一定规模的好项目，我向领导汇报后立即拿来施工合同相关法规汇编，对意向书进行逐条审核，为下周向公司领导提交审核建议做好准备。

市建筑工程管理局 李兴良

墩苗日记

责任编辑 郭兴荣